

漢
魏
叢
書

論衡卷第八

漢 會稽王玄鑿

明 新安程榮次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
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
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
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

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
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
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
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
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
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
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

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
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
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
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
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
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
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

射葉揚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
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
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羨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
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
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
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
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自刎其腹盡出

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剗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

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
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矢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其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
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
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
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
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
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
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
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
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十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
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
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二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什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什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什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什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曾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什頭碎首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
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擣秦王不中中銅柱入
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
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
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
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適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
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
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
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
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
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
曰君子所其母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
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
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

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

一有夫九鼎無能大字

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

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

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
王赦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
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
石墮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
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
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墮太丘
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
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

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
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
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穆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
他羗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
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
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
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

言神馳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
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具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
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慍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
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
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

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興周俱治五千

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儻耳焦僂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

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

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
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
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
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也非其無人
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
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
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
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

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
少也今易宜言閒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
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
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
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
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
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

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
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
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
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
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
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

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真可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

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
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
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
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
浮杵且周殷士卒皆膏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
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
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怕星不見星實如
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
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
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
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
星星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
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
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

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
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
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
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
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

也

論衡卷第八

終

論衡卷第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

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
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
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笑絃歌之辭弟子寡君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
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迢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

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
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
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
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
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使樊遲不問母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
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
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
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
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
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
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
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母憂而已但孟氏

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荅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

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
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
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
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
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
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
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
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

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
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
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
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
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
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亦賢故
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
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
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
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
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
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
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
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
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
於子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
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
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
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
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
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
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
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
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

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息不可彫琢何
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
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
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
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
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
語用言令行缺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
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
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

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死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

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
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
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
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
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
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
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
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
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卧厭

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鮮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鮮終不鮮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

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勸戒
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祭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
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
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
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
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
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

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

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
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
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
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
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
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

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
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
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鯀國鯀入衣
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鯀國衣服孔
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
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
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是偽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賤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

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異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

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
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
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玉天奪之邪不幸短
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死孔子雖王猶不
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

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

駢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
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
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
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
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
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
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

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
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
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
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
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
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
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
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
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
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
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

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

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
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
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
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
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
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
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
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
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
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

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
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汗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
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汗不以
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
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箕畔之祿所謂浮雲
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
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

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
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
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
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
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
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
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
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
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

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

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
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
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終

論衡卷第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非韓篇

刺孟篇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

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
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
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
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
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
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
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

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
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
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
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
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
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

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
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
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蹈者身湏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
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
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
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
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繁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
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郤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

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
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
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
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
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
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
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
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間秦兵爲

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
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
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
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
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
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
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
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

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
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
威無不勝郤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
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
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
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
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
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
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

木之閭郤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郤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閭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

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

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
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
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
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
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
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
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
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

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
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
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曰廉
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
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
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
亦危亾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
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
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

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
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
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
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
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
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
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
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

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
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
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
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
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
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
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
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
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輟加賞虛言

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
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
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
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
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
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

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
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
人之不哀猶龐捫子不孝也非子產待耳目以知姦
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
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
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
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

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
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
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
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
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
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
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
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

而相違矣。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

敢發矣姦心藏於胷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
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
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
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
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
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
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
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

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吾欲

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
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
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
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
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
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
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
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

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
富舜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
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
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
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
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書辭曰歸賚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
薛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
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
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
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
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
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忝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辯天下者是其道也今
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
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
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
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
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
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
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
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
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
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
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
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
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
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

絕意無異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過
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
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
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
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
間公見孟子孟子祭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
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

與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

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
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
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
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
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其期天何不生
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

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若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
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
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
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
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
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
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

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
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
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
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
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
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
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
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
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

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糟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柳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柳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毋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
頻蹙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毋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
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能爲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

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謹鵝曰惡
用鴟鴞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鴟鴞
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知其
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克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

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汗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屢纏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皙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纏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

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
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克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
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
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
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
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
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
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
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毋也宜自齋食而

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
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
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
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
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
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

不王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
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草子路蘊天下極戮非
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
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
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
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墜雖
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命當墜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
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

王多請命 卷一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終

論衡卷第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談天篇

說日篇

荅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問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

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
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
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
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平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
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鼈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鼈古
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
也鼈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
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鼈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
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
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
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
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
最先八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
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

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直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

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
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
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
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
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
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
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
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
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

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惡賭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竒之物金
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
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
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
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

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
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
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
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
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
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
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

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
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
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
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
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
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
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
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

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
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
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
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
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

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
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
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
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
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
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
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
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
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

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
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
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
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
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
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
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
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

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日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

下之南有若蓋之蓋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

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
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
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
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擊明月之珠於車
蓋之檠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
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
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
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

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
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
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
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堦塊夫去百里不見太
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
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
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

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
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
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
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
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
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火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

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

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

六千里月一日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二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
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
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
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
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
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
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
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日附天之氣行附地
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日附地之氣
不行水何以行日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
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日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日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
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日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日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日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
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
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
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誰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更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

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
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
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
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
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
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
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

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

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
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
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
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
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
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
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
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

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

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
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
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
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
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
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
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
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

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

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
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
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
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
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
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
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
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

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

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
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
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
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
也或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麗于畢
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
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

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
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
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
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
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
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
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作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

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
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
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襍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
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
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後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
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察見奸爲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
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
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
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
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
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
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
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
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
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

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竒知名聲顯
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癈不言常騰譽之
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
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
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遠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
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
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
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
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
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
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徑步鼠竊

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
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
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
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
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
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